

## 童话里的原始思维质态

吴文艳

(上海师范大学 管理与建筑工程学院,上海 200234)

**摘要:** 弗莱的原型批评和普罗普的形式主义研究理论给予我们启示,寻根探源,从童话的原初形态出发,即从人类早期的民间童话故事的研究中,探寻人类原始思维形态的存在模式是可行的。而原始思维正是现代艺术思维的发源。这种存留在童话——这一古老又现代、适合于儿童生命(与原始生命天然契合的生命)的特殊文体中的原始思维,主要表现为:1. 贯穿始终的文化精神洗礼;2. 超自然的、无拘无束的幻想精神;3. 万物有灵、物我同一的泛灵性。

**关键词:** 童话;民间童话;原始思维;艺术思维

### 开场白

在儿童文学所有的文体中,童话是这样一种特殊的文体形式:幽深、神秘、源远流长,又时时散发着奇光异彩而显出夺目的璀璨。它的形态变化纷呈、姿态万千、神秘莫测,不断吸引了人们去探索研究,期望更近地触及童话的内核与本质。

好在童话文本的艺术积累和童话思维的发展有着自己可辨的历史脉络和艺术先导,流传了许多世纪的童话故事永远是人类艺术创造的宝贵财富。

俄国著名的形式主义者普罗普曾在《民间故事形态学》中,选取了一百个俄国民间童话,用同一种方法与尺度进行严密的类型分析,将所有的童话还原为最抽象的公式:“一种以邪恶

开始而以婚礼告终的发展,婚礼是一种报答,它弥补了缺乏和伤害……”通过这种类型研究,他抽象出了千变万化的童话中的“语法”和“规则”。普罗普的研究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寻根探源,从童话的原初形态出发,寻求童话本质意义的努力是可能的。

于是,我们把目光关注那些早期的流传于世界各地的童话故事——一种描绘了普通人在奇异的环境中与人类的困境做斗争而有着幸福结局的民间故事时,可以发现,民间故事往往表现了人类普遍的心理。民间的童话故事是年长日久流传下来的传统故事,由于众口相传,年深日久,已失去了它独特的风格和个人成分,而留下戏剧性情节和普遍使人感兴趣的深刻见解。实际上,这或许是世界各国的童话故事如此出人意料地如出一辙的一个原因——譬如你能够在亚洲、欧洲和非洲找到“灰姑娘”的故事。类

收稿日期:2001-01-09

作者简介:吴文艳(1965.7-),女,上海市人,上海师范大学奉贤校区管理与建筑工程学院讲师,硕士研究生。

似的故事会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

而这种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国度、不同的形态的童话里总是可以看到大致相仿的主题，类似的童话人物、宝物，有时故事情节也都大致相似的现象，神话原型批评的方法即将此抽象归纳为具有原型的意义。著名原型批评家弗莱在《批评的解剖》中一再表明，他“提出原型批评的可能性，也就是提出将民间故事和民歌研究中的比较方法和形态学方法扩大到其他文学中去”。他把民间故事和民歌这样一些“质朴的、简单的和大众化的文学”称作“高度传统化的文学”。而“在高度传统化的文学中，原型最容易研究”。他在20世纪80年代的新著《伟大的编码：圣经与文学》中又提到这一点，他说：“民间故事总是游走性的，在全世界流传并变换主题和母题。”他在自己的研究中广泛地考察了世界各地流传着的民间故事、民间歌谣，并发现了一系列反复重现的文学原型。在他看来，这些原型由于反复重现，也就成了文学的规律性因素。弗莱的研究思路，提示我们寻找经由民间文学走向原始艺术思维的通道。而我们正是试图从民间故事的特殊形式——人类早期童话故事的研究中，探寻人类原始思维形态在其中集中地存在与延续的现象。

现代文学艺术的思维模式来自遥远的人类童年时代，它从原始思维模式中一脉相承发展而来。虽然，艺术思维并不等于原始思维模式。原始思维是低级阶段的思维，而真正的艺术思维却是高级的思维活动类型。但原始思维是人类所有思维类型的共同基础，现代的各种思维类型都是从这个基础上分别产生出来的。我们必须看到的是，在艺术思维中更多地保留着原始思维的一些特性，或者说，艺术思维比其他思维类型更具有原始性。事实上，原始人由于思维尚处于初级阶段，他们正是用直观艺术的方式而不是用理性科学的方式来认识和把握世界的。这就是说，原始思维中蕴涵着丰富的艺术内质。这些艺术内质为艺术思维的形成提供了可能性。随着历史的不断推进发展，人类不断地对生活与世界体验、探寻，并通过自身的进化、演变和遗传积淀，逐渐将这些内质确定下

来，并成为基本艺术思维的特征。对现代艺术思维来说，原始思维始终起到基本思维模式的作用，它在艺术实践中不断地得到凸现与张扬。童话，人类历史中一种奇异的、魅力无穷的艺术门类，某种程度上与神话一样，是各种族人们以对世界的原始理解为基础而产生的故事和传说，是原初人类领悟最深层真理的戏剧化和叙述性的表现，秉承了人类原始艺术思维的诸多特性。同神话的渐渐消亡不同的是，童话始终存在。作为一种精神艺术现象，它同样是以社会行为和物质现象为依托和载体的，即它依托儿童的现实生命和精神庇护的需求而存在。于是，自然地童话成了研究原始思维的活化石。

#### 原始思维之一：贯穿始终的文化精神洗礼

在民间文学中，创作者和传播者总会有意无意地将自己的人生经验、社会意识、道德情感、理想愿望等编织进许多故事里，成为故事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产生精神传导作用，这也是任何文化创造的普遍之举。恩格斯在他的《德国的民间故事书》中说：“民间故事书的使命是使一个农民做完艰苦的田间劳动，在晚上拖着疲乏的身子回来的时候，得到快乐、振奋和慰藉，使他忘却自己的劳累，把他的贫瘠的田地变成馥郁的花园。民间故事书的使命是使一个手工业者的作坊和一个疲惫不堪的学徒的寒碇的楼顶小屋变成一个诗的世界和黄金的宫殿，而把他的矫健的情人形容成美丽的公主。但是民间故事书还有这样的使命：同圣经一样培养他的道德感，使他认清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权利，激起他的勇气，唤起他对祖国的爱。”恩格斯的这段话生动形象地描述了民间故事所具有的道德感化功能。同样我们能发现童话也在初始即主动自觉地承担了这一使命。

和神话一样，童话于无意识之中记录了人类的命运与心理，重复了我们祖先在历史中不断经历着的悲欢喜乐，秉承了人类有史以来的智慧和经验；另一方面，它又记载了个体的智慧和经验。它不仅仅是无意识地包容所有这些，而是有意识地、自觉地将这些熔铸在自己的结

构内,向它的读者们——儿童展示。在这一点上,童话和神话不同,也和一般的民间故事不同,从一开始,它就是一种非常自觉的文体,承载着成人们对儿童的关怀和爱心,它在满足孩子们爱好幻想的兴趣,排遣美妙的童年情怀时,借着儿童的好奇心与求知欲,向他们传授种族和个人的智慧与经验,使他们能更快更好地面对自己的内心与外在的世界,由一个自然人逐渐过度到社会人。

正如布鲁诺·贝特尔海姆在他的畅销书《童话的作用》中所指出的那样,很显然,像《白雪公主》和《小红帽》这样简单的故事却蕴涵着有关人类心理的重要寓意。童话故事是有关人生旅途的寓言故事。比如,像真实的生活中会发生的那样,一个孩童或是少年有时会自愿离家出走,到外面去寻找自我、寻求好运,如《大拇指》中所描述的那样,或是像在《汉塞尔和格里蒂尔》中那样被毫不情愿地赶出家门。每个少年最终总要离开父母而独立生活,这是一个过程,而在现实生活中这一过程并非那么容易对付,童话故事描绘了他们的主人公经历了种种的考验或磨难——与女巫智斗,智胜巨人等。年轻的主人公最终获得了王位并找到了幸福的爱情,象征了多数人只要有智慧有毅力,定能获得现实生活中的成就——找到了“自我”,即在社会上有了地位,对家庭和事业承担起责任。故事成了勉励。多数童话以这样的故事发展过程,也暗合了青年人对幸福的梦想,以这样的一句迷人的话作为结束语:“从此以后,他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可见,上一辈借助于童话这一奇异的幻想故事形式,自然地将成人对生活的理解与经验,以及对人类理想及理想的人类发展的美好希望,渗透熔铸进故事,并将这一切影响传导给了一代又一代。

包含着道德感化、理想希望的原始思维的童话犹如一种文化仪式,在一种程式化的形式下重复进行,使每一位参与的个体都能从中感受到我们祖先积累下的文化与智慧,这是一种文化精神的洗礼。儿童们就在这反复进行的仪式中,不断地接受民族文化精神的濡染与洗礼,体会、领悟其精要,并化入到自己的血液中、灵

魂中,完成了以故事叙述的方式与一个民族的深层文化代码相衔接的仪式。而这不断反复进行的精神承传也因此保留了一脉核心的原始思维范式。

正如美国著名的儿童心理学家布鲁诺·贝特尔海姆所说:“只有从具有最初讲述形式的故事中,才能懂得童话故事的真正意义和影响,才能感受到他的魅力。”并认为:“在整个儿童文学的所有这些方面和许多其他方面,没有什么东西能像民间故事那样使儿童(也同样使成人)感到满意并富有收获”。“从它们中,可以比从其他任何儿童可以理解的故事中,学到更多关于人的精神的东西,更多的正确解决他们在任何社会中的困境的方法。”

#### 原始思维之二:超自然的、无拘无束的幻想精神

在有关童话发生的历史考察和理论索解过程中,人们曾陆续提出过“神话渣滓说”、“神话分支说”、“包容说”等种种说法。尽管这些论点的具体解说不一,但它们都不约而同地把童话的源头追溯得很远很远。在西语中,Fairy tale直译的意思是神仙故事、精灵故事,指的是那些描写了神仙精灵,或并非专写神仙精灵的、带有奇异色彩和神奇事件的故事。童话故事里常常会读到能飞上天的魔毯、能变出无数宝物的金鱼、魔力无穷的仙女、有奇异法宝的巫婆,或者巨人和巨人国的故事、拇指姑娘的故事等等。产生这类故事的可能的精神背景或文化土壤,的确可以隐隐约约地追溯到十分久远和独特的远古时代,那个原始智慧光芒闪烁的神话时代。

早在18世纪上半叶,意大利人维柯就在他那部在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杰作《新科学》中重点探讨了原始的诗性智慧问题。他认为“原始人没有推理的能力,却浑身是强旺的感觉和生动的想象力”。他们按照自己的观念,使自己感到惊奇的事物各有一种实体存在,正像儿童们把无生命的东西拿在手里跟他们游戏交谈,仿佛她们就是活人。维柯说,最初的哲人都是些神学诗人,他们凭借着诗性智慧创造了最初的神话故事。在混沌初始的人类早期,缺乏

改造世界能力的人们，无法对各种自然现象作出准确的解释，为了理解世界、为了实现现实中难以实现的愿望，他们往往求助于各种各样的奇思异想，于是他们创造了神话、童话、传说这样富于幻想性的叙事故事，从而艺术地传达出他们的思想与愿望，同时又对于山石树木、太阳星辰、人鱼鸟兽，作出自圆其说的解释，试图解释世界的起源、生存意义等共性主题。所以神话、童话从它们初始的发生开始，就是超自然、创造性想象的产物，有着浓厚的幻想艺术要素。

在这里，幻想的方式是一种全知全能的表现方式，它使故事情节朝着超越现实的方向发展。它不受现实逻辑的限制，不受意识的约束，往往能够随心所欲、无所顾忌，故事中的人物和情节异于现实中的人和事，变形的、拟人的、神化的，各种魔法、精灵、宝物、怪仙，使世界变得奇异而理想化，充满神奇、变幻的艺术想象力。海底世界，深不可测，童话中的海底世界却是美人鱼自由自在地游弋着的美丽多彩的梦幻世界；无可奈何的贫穷困苦生活里如果有一个取之不尽的宝物，情况又会怎样地美妙？以步代车的时代里拥有一条能够任意飞翔的魔毯，生活不是也能飞翔起来了吗？

随着文明的进步、科技的发展，世界的面貌变得越来越清晰，神话也自然而然地淡出与消亡了，而童话却依然发展得蓬勃生机、面貌丰富、源远流长。这是因为童话是面向儿童的，童年是人生之河的源头，充满着生命初始阶段的全部稚拙和纯真，童年的生命天然地与原始生命想契合，幼儿的思维与原始思维之间存在着同构对应的现象，幼儿们的眼光与心灵同原始人相似，也是用艺术的方式来对待和把握世界的。并且幼小的儿童面对强大的成人世界，时时感受到自己的无力与弱小，本性处处都迎头碰上管束的力量，为了从一个方面暂时摆脱社会化力量对儿童生命的压抑与束缚，为了恢复与宣泄儿童本真的生命活力，儿童们找到了童话，找到了童话中所构筑的自由的幻化世界，在那里他们可以进行着种种假想的游戏，追求着想象中的自我实现。童话也因了契合儿童心灵的幻想性而获得了存在的价值与实现的方式。

原始思维使童话、神话具有了丰沛的艺术想象力，而儿童天然地契合原始思维的特性又使超然物外、天马行空的幻想精神在童话中得以传递和发扬，而艺术的幻想精神又使童话永远地葆有了诗性的光芒和遐想的魅力。

### 原始思维之三：万物有灵、 物我同一的泛灵性

原始人凭着有限的直观感受无法真正理解世界，世界对他们而言充满了神秘，他们只能借助于自己主观的情感和想象，他们以己度人、以己度物，产生了万物有灵的观念，认为世界上的天地万物皆如同自己一样有生命、有灵性，如费尔巴哈所说：“野蛮人，凡看见有运动，便以为有生命；滚动着的石头，他们以为不是逃避他们便是追赶他们；河流向他们汹涌而来，他们便以为有个发怒的精灵藏身在起伏的波涛里面；咆哮的风是痛苦或威吓的表示；岩石的回声就是预言或对答，若是欧洲人拿针给野蛮人看，他们就要以为这是一个受诱拐离弃乡土的活物，现在正渴望回转到那里去。”荣格也说：“古代幼稚的人……认为万物都是有灵的，在他看来人类和动物都是兄弟，他们同样有灵性。他们对一切东西都是依照拟人化或受崇拜的兽形神的属性来考察的，他们都把它们看作是任何动物。就是圆盘形的太阳，他们也认为有翅膀和四条腿，以便说明它的运动。可见，这种万物有灵的观念，不仅是远离现实的，并且要符合主观的幻想。”在原始人的眼里，世界是神秘难解的，他们不能感知抽象世界与物理世界的差异，不能区分主客体，不能把自己从自然界中区别开来，他们常常是物我不分的。如列唯·部留尔所说的那样，原始思维专注神秘力量的作用和表现，完全不顾逻辑及其基本定律——矛盾律的要求。它看不出把两个客观上不同类的事物等同起来，有什么荒谬之处；如果用神学的语言来表示，它可以毫不为难地容许一个客体的许多存在；它不考虑经验的证据；它只是关心事物和现象之间的神秘的互渗，并受这互渗的指导。原始人类很自然地把自己和自然万物融为一体，

不顾及逻辑因果关系,与此同时也创造了一切事物。

而以自我为中心的儿童,同样经常地把客体同化于他自己的活动之中,即他们的心理的和物理的东西还没有分化开来,“儿童时期的泛灵论乃是把事物视为有生命和有意向的东西的一种倾向。在这个儿童时期的开始,客体是有生命的,因而它进行着一种有用于人类的活动”。“这种泛灵论产生于儿童把事物同化于他自己的活动之中。正像婴儿的感知运动的自我中心状态乃是自我与外界尚未分化的结果而不是自恋的方向过于扩大的结果一样,泛灵论和最后目标论的思想也是由于内在的主观世界与物质的宇宙尚未分化的混沌状态的一种表现”。(皮亚杰《儿童的心理发展》)

儿童同样地以为天地万物,不管是动物、植物还是有机物,都和自己一样有生命有情感,青蛙可以变成王子,大灰狼能和小红帽答话,美人鱼美丽又纯情,胆小的母鸡害怕天塌下来,太阳、月亮、风会一起去赴宴……这一切的生动故事给儿童的生活带来了莫大的乐趣。即使是在现代意义上的创作童话文本之中,原始的泛灵性也时时处处地涌现,丑小鸭的历经磨难、锡兵的坚定、洋葱头的历险经过、小木偶的成长故事等等,都被演绎得活灵活现、感动真挚,契合儿童的心理与趣味。儿童的心灵如此地贴近自然,儿童的眼光视世界为一体。从原始思维发生的童话,以泛灵性的特点契合着儿童的心灵与眼光,属于原始思维的泛灵观也在童话中自始至终地闪耀着独特的艺术光辉。

### 结束的话

现代艺术思维已更新了原来的思想内涵,

#### 参考文献:

- [1] 黄云生著. 人之初文学解析. 少年儿童出版社.
- [2] 刘绪源著. 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 少年儿童出版社.
- [3] 朱立元著. 当代西方文艺理论.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4] 弗莱著. 伟大的代码:圣经与文学. (The Great Code: Bible and Literature) 多伦多大学出版社.
- [5] 弗莱著. 批评的解剖. (Anatomy of Criticism)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不断在完成着新的思想内涵。而且原始思维只是属于原始人类的思维,是人类童年时期的思维形式。经过了漫长的进化与发展的人类社会,早已脱去了层层混沌与蒙昧,即使纯真如儿童,也时时处于动态变化与发展之中,受着社会 and 环境的不断影响。也就是说,原始时代已成历史,再不可能完整复现于今天。

然而,现代艺术思维是脱胎于原来的思想内涵的,它必然地带有原来思想内涵深深的印记,具有着传承的特性。它们是现代的,又是古老的。这种古老与现代,在童话——作为活化石的文体上,错纵迷离地呈现着。正如黄云生先生在他的理论专著《人之初文学》中说到的那样:人类的童年已不复存在,但人类童年固有性格可以在个体儿童的天性中纯真地复活着。人类童年艺术之所以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之所以显示出永久的魅力,就在于它所具有的人类童年那种“固有的性格”(原始生命力、自然天性),这就像儿童的天真使成人感到愉快一样。这是一种童真美、天性美、自然美,它集中地存在于人类童年艺术之中,是其他任何艺术无法比拟的,从这方面说它确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

人类早期艺术思维中所显示出的那种原始的生命力和自然天性,魅力无穷,机趣无限,尤其是保留于童话艺术中、构成童话艺术机理的那些艺术因素,值得引起我们今天的童话创作者和研究者加以关注和思考。这是回溯的意义。

- [6] 皮亚杰,英海尔德著. 儿童心理学. 商务印书馆.
- [7] 格林童话. 上海译文出版社.
- [8] 安徒生童话. 上海译文出版社.
- [9] 法国民间童话. 上海译文出版社.
- [10] 俄罗斯民间童话. 上海译文出版社.
- [11] 印度民间童话,阿拉伯民间童话等. 上海译文出版社.

## The Nature of Primitive Thinking In Fairy Tales

WU Wenyan

(College of Management and Architectural Engineering, Shanghai Teachers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Abstract:** Frye's prototype criticism and Propps' Formalism research theory demonstrate the feasibility to seek the existing patterns of human primitive thinking through a study of the early mankind folklore fairy tales and stories. And it is from primitive thinking that modern art thinking originates. Embedded in fairy tales, this old and modern primitive thinking, which is extant in unique writing styles and suitable for children's life, whose life is integrated with the primal life naturally, has been presented mainly as follows: firstly, this primitive thinking is a baptism of cultural spirit running through the entire process; secondly, it is a supernaturally unfettered fanciful spirit; finally, it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extensive spiritualism composed of the intelligent world and oneness of substantialism and spiritualism.

**Key words:** fairy tales, folk fairy tales, primitive thinking, art thinking

(责任编辑:卢大中)